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一

山今夫其慈其邛州知州吳不鳳

其前不其之其其郡後學王葵校正

孟子之思昭然其大學正李一陽

其孟子之其以空室其訓導周南編次

其舉文其意其以空室其訓導周南編次

其韓愈不及孟子論之其意其以空室其

凡天下欲為而不能者其辭厲衛道之居

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

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為

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

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
矣嘗觀韓昌黎答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
邪類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語說者以其不
及孟子之辭為愈之過乎謙吁以愈之身
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
厲矣彼其意蓋以為邪說之移人今已甚
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言乃不能如
孟子之息邪說號呼大叫於語人之際愈
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
之也今夫喜怒哀樂之情未不自夫上辭
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

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
浙淮漢蝗旱相仍沉離蔽野惟我蜀土歲
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
以時爾之得斯于造物也亦云幸矣
何待也挈率子弟簡而稼器脩而穡事若
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
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關我餉事盜賊
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職有利
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田畝不
孝養厥父母以害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
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躄此

意興不急之務以廢而事肆無名之求以
害而力亦當為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
毋忽

潼川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厥既兩月詣學官倣鄉飲酒禮
以觀孝弟會賓友招諸生講隸學業以興
文行坏城郭練軍實除盜賊以安民業有
不率教于鄉者有囂訟以擾民者有以不
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
斷鄉曲者有妄告絕產與官吏為市使民
不得莫居者太守既為爾民繩以法令無

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含憤抗腕宜其
託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異時杏壇之語
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
厚之意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
曰韓愈二則曰韓愈且凜然於辭氣之表
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
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
為不切而夷攷其論儀則與愈孟子固自
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品而
為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為一孟
子謂堯舜不偏愛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

子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
趨起光範之門又覲顏於孟子之藐大人
辭萬鍾者嘗使愈充其能排攘斥之功以
進於孟子絕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唐文為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
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
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
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
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
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

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
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徃之
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教後生曲
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
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揚或主於燕許
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
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剗剗為堂堂
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
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為一王法而
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
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為百谷主也而

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為羣嶽主也而後羣
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毫髮不可
忘踰而况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
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窠人爾魯史記
一書孔子何為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
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
孟子胡為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為亞
聖孔子豈不知華衮鈇鉞施之列國則為
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
與已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
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

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
知一王之法吾孟孔立之以垂世久矣非
用空言而徒為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
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
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
以自立其說然目離騷為奴婢指屈宋為
衙官罵宋玉為罪人呼阮籍為俗吏其標
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
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
許如翠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寶書之
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

王揚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
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
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揚之伯主
燕許之宗則蕞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
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
之文以純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
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
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揚
為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為文章
之法出於王揚也及其久也燕許為之宗
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為文章之法

出於燕許也最后愈之為文法度勁正迫
近盤詰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
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尔則凡
天下之為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
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
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
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
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况唐之文
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正觀后王師旦黜
張昌齡裴盧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王
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

非燕許諸人為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
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
之異習此上之人為之愈何與焉大曆正
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
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
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
也亦規唐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

問漢唐官官外戚藩鎮夷狄

天祐 皇宋

藝祖皇帝提燾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閩金
弋鐵馬之餘異時內患外禍稠見疊作今
則傳撰二三百戴升平之日居多異時尾
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
承內外之勢大順竊嘗伏讀

國史然後知聖人之所遺後世者其智慮
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大難甫乎大
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翊元勳宿將休兵

歸衛老於牖下相臣樞臣或上印綬不以
典藩則亦廩之祠祿或奉朝請外而郡之
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令守今之權歸於
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臣無專恣之
患藩鎮無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威
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加雖間有繫拆之虞
而絕無蕭牆之患立法制如此其善行
之三百載而患不作豈非

聖祖

神宗制法之善而

聖子

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異此
矣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
也過乎變至於矯枉而過正輕乎變適以
階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立大啓九國跨
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爲吳楚連
衡之階而三廢孽之封適足以培漢法不
行之地後來者懲羨推恩之令起附益之
法設左官之律興諸侯惟得衣食租稅甚
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釜散以養
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未遠於是盡

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
不足以制小人而順帝之立蠡吾之建閭
顯之誅梁冀之夷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
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枉而失正
北也唐太宗力刻隋弊亭障列玉門號令
暢南海辮髮之長待唐坐燾而後立正觀
詔書四夷寶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
敲黃金鵝者有之后世子孫循守勿失則
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柰何太宗
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
天下不能敵閔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
畝即異時之荷戈闔外者也異時之雲屯
塵合即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
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而乃輕變之
柰何太宗以北門營繕無與南衙政事此
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
官目不以事任之守禦閣門掃除庭廡不
過使之供輿臺阜隸之職帝蓋謹於履霜
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闕寺之患
矣而乃輕變之柰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
階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挑虫之不戒而拚
飛蟻穴之一潰而滔天人君之用心其嚴

乎漢侯王之患疏烈特外變耳自馬竇權
移主上宦者游後庭二將軍揚旌陰山而
後世外戚宦官夷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欲
心啓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
揚國忠獲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
後世女主宦官藩鎮之變皆自元宗之侈
心啓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一變石公
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於漢唐之諸君
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
之法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說勝而是不與焉
瑕丘江公受穀梁董仲舒受公羊二人同
時辯論仲舒辯而江公訥放公羊勝嚴彭
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穀梁二人同時
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穀梁勝至於解
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
言禮 師法百萬言而談書漢儒六經之
學陋執事大人以諸經之疑不鄙夷後學
而教督之愚不敢効漢儒以虛辭勝請為
執事質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
詩之不錄康王也詩之不錄威文亦猶春

秋之不錄管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歎王氏之卑七月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晋用天子禮樂則魯之有頌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多幽厲夫何恠詩書之義大略可睹矣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也以至春秋為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秋猶為晉侯諱况射王中肩之事春秋尚忍言之哉楚為中國患始而稱荆吳為中國援則進而

稱爵一字之華衮斧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睹四經之疑既略陳其槩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之以為經生之戒誦麥青之詩以發冢大誥之書以文奸詠驪駒之歌則病曲禮矣假瑤爵之贊則誤周官矣幾神祖品題易賊也遂事啓邊釁春秋蠹也黃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秦六籍蓋多難愚憤此久矣願從執事印之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以何以為革之
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懼
飢寒令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
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令甲所書特一
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苛哉
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
天下必有涸然不給者然攷之班史則乘
堅策肥履絲曳縞牆屋被文繡閭閻食粟
肉筐騎帶刀劍此風雖侈猶可以見漢民
之優裕也會稽計簿三年不上右族占墾
縣數負課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雖拙
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

內太倉之積初元永光有水衡少府之贏
則國用充積而財不聞其困民會稽兵以
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兵
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
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
吏不擾民財不因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
隨補輒羨將以其帑藏之所儲過於密而
足以給之耶則軍市之租委之邊吏釋罪
之錢寄於北軍廩犧之義散於馮翊平陵
工作假於水衡則帑藏未嘗密也將以其
版圖之所入足以贍之邪則少府波澤貴

戚冒墾關東流民名數頗落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版圖未始
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
養兵置使與夫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
則是可不為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
所以致此者蓋有道矣漢自高惠文景五
六十載間或十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不
取民既輕而咸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
武帝以賈人之子市中錐刀之未將盡爭
之若此者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二十稅
一之制猶存不改張敞謂其百姓不加賦

而軍用給班孟堅謂其民不加賦而匡用
饒攷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
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
請是宜忻然一肯首矣而牢辭固拒不忍
有一毫之橫賦而加諸本根夫苛取如武
帝而且知為根本慮他可見矣不然經費
所以責於民者繁而田賦之所以恤於民
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二無
歉乎執事故舉民兵吏財下諮承學執事
既已條列四者於前而又謂脩其一而吏
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此成執事其欲

先修裕民之政以為三者之本乎敢以此
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置吏養
兵等政類多不滿意者先正宋公祁作
郡牧論謂國家倚辦於二千石特皆簿領
之期會獄犴之文致吁今日之事又甚矣
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慘於予戟健敏治辦
以為進取之梯媒九重降詔至謂士有橫
翔捷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絕之
先正蘇公轍元祐會計錄謂藝祖府庫充
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帛今之用度大率
多於前世呼今日之事又甚矣錙銖之取
泥沙之用畎澮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
常平倉無粒粟以賑民則財之困民若之
何而裕之先正呂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
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吁今日之
事又甚矣 翠華南渡無事者亦七十有
三年矣鶴膝犀渠蠱壞蠹朽萬爾蜀口雲
屯九萬八千之師不為不多然歲糜廩粟
至有名隸人籍伍符而身為家人子者則
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雖然廟堂盱食以
此為憂執事明問以此為憂是固可憂矣
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也 主上孜孜愛

民日者命大臣哀類列聖寬卹詔令人從
有司之請薄斂省責賑荒救飢百萬主靈
拜大賜自今本根既厚而國用寬緝矯河
內發粟制焚益昌摧茶詔不患無若人左
藏之贏餘六庫之別貯不患無此政輸家
財之給邊用送義租以助恢復不患無此
民一舉而三利則本末其有相病哉兕寬
益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愚
無似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

問進讀三朝實訓講明外內治

後漢藝文志自太史公馮商史記之外有

高祖傳十三篇有孝文傳十一篇有漢著
記百九十卷此書雖不存於今以觀其明
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記爛然奎
壁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
而後大夫博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
顧問應對未聞有一語援此書以告其君
者故漢初之制後世一切反之高文諸君
詳於內治而治外為緩武宣以後詳於治
外而治內反踈治內者內外皆治而治外
者內外俱廢漢初相府領計籍中丞督部
刺史分刺州而吏治核衣絲乘車有禁掌

教化有吏孝悌力田有科而集俗厚問其
民力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問問食染肉
僮騎帶刀劍問其則計則庾廩餘財太倉
紅腐司農倉在郡國卒更錢在州內脩政
事整齊嚴密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尉
佗竊據桂林象郡即今之廣南西路也閩
越王猶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匈奴盡盜
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纔七百里而
將師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人于
霸上棘門或多見戲而從軍中或都貨于
錢故劉安謂漢興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者推此則
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為緩
自時厥后篤意右武大司馬冠兩府諸將
軍領加官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
厲矣命太守等以都試救武官以軀劉臨
曲臺以饗罷則卒乘精矣問其邊瑣則築
喉城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總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問其糗糧則武關
給吏卒之食北軍儲釋罪之錢少府續太
農之費外脩武備光明俊偉如此而當時
之內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黃龍多避課

長安猶倣侈靡公卿猶廣地宅渾邪內附不能具三萬乘而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祿故班固謂漢宣脩武帝故事而又謂孝成脩武帝故事蓋咎其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內反踈執事大人恍金華之清夢衡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待讀之官進讀三朝室訓為問愚無似今願切有請焉 翠華自駐蹕東吳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 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薄海而翫歲陽日內外

漸弛樊川自治之策謂國家焦焦然七十餘年今日之內治似之先正呂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日中必焚操刀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由內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知其所先後則幾矣昔右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登上疏曰國朝有不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雖姦賊等事皆以為不足懼而獨曰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庶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

畏直言幾聞深可畏蓋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者內患也使澄而愚人則可澄而少知治躰則是豈可不愬慮哉方命州縣額課最虛偽亂真亦聞有祖宗時命雷德驤欲令具功過之迹者乎民俗士風日流澆薄亦聞有如祖宗時令御史臺訪察所在以聞者乎國計盡蠲亦無愛惜太宗成訓具在亦嘗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割內庫以貯金帛太祖往事可覆亦嘗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緩者唐李翱作函懷賊後衆志之囂囂兮歎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口使當時之事咸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如翔所憂唐之天下豈有亂亡哉嘆夫內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於此愚願舉此以為盛時敲鍛鍊精粹是則何敢若其披露肝膽則有玉階方寸地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班孟堅於高后文景紀年

多書春正月以為歲首竊讀史而疑之漢
自太初元年始從寅而二氏於未改正朔
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周書其紀
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為歲首
後知三代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建
事紀年以垂世率皆行夏之時而雖商周
有不能易也秦人采鄒衍終始五勝之說
更以十月為歲首歷變閏餘率多舛失高
皇受命之初不能反之以從夏時猥用北
平侯之歷而循亥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
一誤而遂因仍之帝庶事草創固未段責
也以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而猶謙遜
於改正朔一事是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
二氏乃成於此而標言夏正蓋咎其可從
聽夏時而不聽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
未始不以夏時為正也故諸經則示其正
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正以示萬
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託周正以繩一時之
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
垂治象雖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
正歲是尚有寅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三
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三
五
變可謂其五十七日之說用其五周
世之常而用其變者皆周五以歸一抑之
春林俱用其變用其五皆本夏五以示萬
未故下以夏與為五也此語雖俱示其
重校而不一其說也非特以重校人之意
亦如五賦一律安宜五賦雖本如而此費
所以若文盜相欺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三

御策一道不實界天有靈亦非如健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為治以好生為
心以和平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
之氣熙豐大臣之變法鄰於驟元祐諸君
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皇帝培養
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唐虞
成周泰和之風誠足以為萬世法陛下習
祖宗之餘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
正以與天下輯安靖和平之福而不鑿吾
祖宗渾厚之治弊則陛下所以策臣數條

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吏
未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
脩皆上塵陛下之
宵旰者臣願以祖為
法則六者之弊臣當熟數之於前惟陛下
裁幸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緒六年於
茲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圖又其效悠
緬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
成矯勵多事者未免於失臣有以見陛下
嘆六年治効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為出
治之龜鑑也陛下寅畏天威遵守祖武勤
恤民隱貶玉食之奉服浣濯之衣屏盡色
之娛天資固已超絕而且闕大臣章奏或
至日晏御內殿講筵不問雙隻日孜孜求
理尚懼闕失是以比年以來親享而霽景
舒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應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邊塵不驚獄訟希省盜賊
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業自
持臻茲六年其大躰固已素定今臨軒策
士之始詢臣等于庭乃謂古先帝王之治
安靖者成矯勵者失則陛下既知安靖之
足以疑治躰矣而獨有言宵旰圖又其効
悠緬陛下責効於六年則切矣臣猶未敢

以聖問爲然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魏
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則
亡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即仁宗之六年也
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
今朝廷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
矣士曹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
窮矣使好功喜名之君臨政發憤者六年
而治効悠久若此則必銳意勇爲以激
天下於多事之場惟我仁宗一切爲根本
慮財以不聚爲富兵以不用爲功刑以不
殺爲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慶曆之治

迄今有光陛下無謂六年之久而治効悠
緬誠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廣大
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當不虛陛
下所以攷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
憂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
聖策曰漢文未遑用賈生之策武帝則謾
唐虞之嘉一乃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一乃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其證也朕以涼菲
凜凜乎兆民之上其敢晚蹤五三默觀卿
士大夫莫不高談稷契下卑漢唐然今日
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見陛下酌漢文武

之得失以爲鑒戒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談
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
之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嘗輩出如漢
文而數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
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而剖析秋毫不如
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無可紀之績如漢
文而擊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
裕民則除稅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
如武帝之矯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
大抵有漢文之寬厚而無武帝之激烈然
要其終而觀則寬厚者有餘味而激烈者
無成謀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絕望隴隄三
玉者以是數者之政未能根厲奮發以新
斯人之耳目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
亦必厭滿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少緩要
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
爲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陛下者本朝
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
弛請認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
則有若余靖請立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
出號今時則有若蘇伸謂政令姑息者張
方平也謂威柄漸移者宋祈也謂卜事不

及先朝者富強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
蘇洵也而我仁宗曷嘗以治具之未張而
絕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占
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亟
養治弊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問臣
留件舉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
以治効悠緬為憂而亟欲人有所作為則
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策曰百執事蓋已略
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曷乎
每惟其人豈世徒尚於羨觀而未究實用
歟臣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

然今日薦賢之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潔
不苟求今不見舉也異時舉官不妄薦人
今未能矣牘章旁午率多具文類曰某人
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某
人堪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之嘗有顯効
某人可舉廉吏某人可備著述某人善治
獄訟某人善治財賦而不列其可紀之績
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上下俱
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
而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凡
宰執臺諫侍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

議臣有請自今科目薦延者各因其長明
著實迹苟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罰陛下
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謬舉而實
才當爲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
不實之弊自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
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之得人而明示天
下以賞罰之信必也者我仁宗嘗詔舉官
自今已改遷而貪污者許元舉官以實狀
聞其不實者置之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
遺意詔中外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
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官責降已舉而易
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
則以其罪罪舉主選之三年而謀一帥擇
部使尚唯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
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之經制有常
朕之自處罔或不約而內焉省計外焉郡
邑惴惴乎每震天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
知序歟臣有以見陛下慮理財之不得
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輸必責之民今自兩
稅而外凡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
賦且茶鹽酒鉄之所立古人不取盡利以
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餘國家雖

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儲之費備荒之費歲賂之費闕一不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某色可以供其數某數可以備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序而今也有所謂備撥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謂兌措移易文曆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往年議臣惠州郡財物之虛數應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放罷及宮祠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內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省其堤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年五谷不登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議國胡以餽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令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十分爲率七分爲養兵及官省之費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紹三司天臣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爲出不得更相爲用以紊經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

陸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簡皆自豐賄財有愧乎吏稱其職臣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爲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戶受其福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貪婪以枉法苛酷以害民妄誕以廢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爲公廉之迹以要虛譽二年之後本心稍見蹇延獄訟移易府臧撓亂文曆互送之費公帑之費送

迎之費則視爲當得至有合解諸處網運則占護而不解支應于諸軍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斬之州州又斬之監司動以闕乏籍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叡議之官謂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 吏籍不得額外收補監司通判行部不得搔擾又嘗有謂欲寬遠郡之憂莫若重守臣之選欲校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悉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

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令而進退之也陛下於一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所警懼矣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懲汰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郎委諸路自擇知州况日者廷臣有諸今後監司遇有關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諸道若內若外必待陛辭而後行常行之日陛下親御殿殿詞色以諭之曰一道之吏實汝之託吏有政績者其具名以聞而闕冗酷虐者亦仰覺察重加典憲汝將匿不言異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負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監之蠲逋賦之除前後相而歲雖豐登民尚愁嘆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見陛下念民力爲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往年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中災傷數日輕重各有差今秋成又_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之須而無贏而以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折

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而額外之科歛不與是以年來爲產力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竭產而供轉輸其弊亦自在也朝廷責之戶部戶部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令期限迫於星火文移慘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案胥凌辱長吏且如朝廷嚴院絹指納之數足而後施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有以爲應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東而西傾堤襟而肘見一額之輸僅可以應本

額之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不責之稅產力不責之四五等得乎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纂集寬恤詔條頒行郡國慮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飢出內藏絹代上供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糴軍儲則財出內庫錢下河北市糧草則出內藏絹夫仁宗不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內庫蓋謂迅州縣之期會適所以重斯民之彫瘵也今欲民生

之安其業先自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
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猥冗而入仕之源
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臣有
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
別也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持科進者
多昏耄補進者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
由鬻爵進者多貪汙入仕之路雖狹特二
歲一用郊三歲一取十名之登於吏部者
爲負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
者一人待之者一二人雖曰速士者至於
營近次仰祿者志於得厚祿而自便

者志於得清安然自京秩而上猶未至太
冗而未晚選調者至於員多而無闕可取
是以憂國之臣雖屢求所以汰冗之術然
多畏於所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
省冗官是知立法自貴近則人無怨請自
嬪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職員內外
臣之家裁減補葺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
賞之數雖煩然城任子廢思放昔人常難
之議者又欲裁奏葺之法嚴銓選之數則
又恐非祖宗忠厚之意今欲裁省冗濫而
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銓試之期二年

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學而後從政而
吏員多猥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
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兵雖蒐擇而將佐莫
之拊循第聞有掎克苛役使軍政未脩臣
有以見陛下歎革將佐之苛使軍政脩舉
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列屯
諸道之禁軍階級歎其嚴號令歎其明軍
勢不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結治沿邊之戒
壁製造御前之軍器命臣察以檢視戰艦
之弊詔諸將以講求馬政之利則武備不
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目則安官檢

閱沿邊州縣土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蒐
練不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弊小在乎他
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為之將者裁簡
犒賞積壓請給而為之兵者傲睨邀賞驕
悍唯制平居不能同甘若則臨事唯以共
患難昔我仁祖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
兵輸百萬范仲淹慮其驕悍條上邊政大
畧以和靖軍情為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
帥自今賞罰歆其信必毋掎克傷土情則
軍政不脩之患非所憂矣惟陛下遵守家
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况歆教化之行習俗

之矣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輒出詞氣
天下向風而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
可德乎朕得未嘗不當宁慨嘆則一新弊
深為矯厲多事人過抑何脩而前六者各
得其此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
之弊嘉陛下責治則六銳矣然嘗恭聞昔
宗皇帝朝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堯舜
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矣夫詩書
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非世之所
可及然我仁宗之治卞智不用而道德自
餘功業雖名而福祿無窮則所謂備古盛

時亦何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法而乃取
法於太古久遠之事哉蟻虱賤臣恭聞嘉
惠聖問之所及臣既竭愚忠冒犯忌諱忝
別於前矣陛下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抗
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議論則闕殆
類石田將孰與耕有伴盡餅莫濟於食或
矜於為異惑一時之見聞或陰寓其私覬他
日之進用朕固不取亦豈公言今始延天
下之秀茂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俾無多
事之蹈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
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請復以取法仁宗

為陛下終其說國用自藝祖以至仁祖積
四世而治躰成自乘輿駐驛東吳至陛下
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才以凝治躰於
不變以為我宋築億萬年無窮之基則在
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躰
所以汪洋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
自仁祖持平守正以扶植治本而亦一時
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道於上也
慶曆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
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等君言路相與維
持正論以固治本天章閣所條陳時事富

范諸人身言之而身行之初豈矜於為異
惑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憂者哉范仲
淹以忤大臣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豈
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如陛下之所弗
取者哉今日涵養治躰作成人才以無愧
於我仁宗之盛其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
薦進實才以無愧慶曆之大臣其責在人
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思祖宗
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為千萬世子孫治
體慮一切以中正廣天行之實宗廟幸甚
臣無任惓惓之至臣謹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周礼折衷

得之何璜撰幹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

第而書名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

後鄭有所傳授今鶴山先生折衷兩

篇標題倣之惟自宮正又中分者非

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助爲

天義例舉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

鄭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統
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

總御衆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
主一官之事之官者大宰司也天

天賈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
天官亦總二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
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天官兼攝辟
臧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神鬼神
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躰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以本首既五

賈六官之首同此序六句者以其建國
設官爲民不異也案桓公二年左氏云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則居洛本
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
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
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
居洛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
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
也

賈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
時營則五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爲營洛

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異
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
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
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
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
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
鄭爲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卜
論舛國經野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
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臣面位乎

又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之屬是也

賈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爲四方
門則王城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
則九道南北之道謂之經東西之道謂
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左祖右社者此
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右社
稷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皆是
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貧

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音乘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野對國言之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

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賈**百人無王不散則乱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爲輔極中也言設官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爲治躬其實建國之初主在設官分職爲民極耳

鶴山魏先生云位字注謂君臣之位先

鄭之說非不通只是不該蓋位總言宮廟朝廷之位故後鄭破之

又云王城十二里或又注云九里已不同又云甸音乘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

南山惟禹甸之左氏渾良夫乘甸亦音乘

又云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不可過便是窮極如斗極屋極

洛邑為天地之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也此極字至朱

文公發明始分曉

又云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

緯在其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

此經後人只此一字尚存如權字便錯

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

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一也且

論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

子互言之也冢宰大宰者言不異人也

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
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
邦國者以太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
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多據
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
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邦
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

鶴山先生云後鄭未見尚書故天官
冢宰一段引論語為說又云周禮連
言邦國多是諸侯邦有封之義建邦
設都乃命諸王邦之祭皆訓封後來

為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槩稱國
于寶亦曰邦疆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目康成多是使約
大法推之如大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
云便推殷六廟不知司書出來却殷已
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約法

典遂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四曰致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大宰總御群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
典云官府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
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
云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
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
外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
近而言鄭云亦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
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經紀天下故王

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國官
府謂之禮法者凡言法者不法於上故
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聽守以為法式
也常者上下之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
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也
鶴山先生云典從冊從六自是一件
官物不可以常訓之漢儒去古未遠然
字義已不甚曉故多失經意

以八彙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
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
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

官計以弊邦治
官計以弊邦治

賈此瘻雖不云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瘻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百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為一事解與上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官刑先鄭謂司刑所掌墨臯劓臯宮臯則臯殺臯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為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者

此為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為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鶴山先生云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言藏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人一身之藏府亦同後世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周之官聯其聯事處最密故朱

文公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

又云周禮周字處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一字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
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
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
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
田役以馭其衆

後鄭注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
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
屬在圻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祿

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
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
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賈大**
司徒云凡造都鄙**鄭注**其界曰都鄙所
在也春秋傳云迂鄭焉而鄙留是鄙所
居下迂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邦國言
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
鄙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
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
六鄉之采也大都任疆地則三公之采
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

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鄉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鶴山先生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鄙是附

左氏曰是鄙鄭也西鄙北鄙以爲我邊鄙鄙有外意如貪鄙彼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看

又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敵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其誤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鄧康成 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誅責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歐而內之於善

賈太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詔獨此與不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依行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群臣佐之而已故特言紹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歐羣臣入善之事此經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小惡者在後此中爵與祿廢與置皆別之以王德爲大能明辨之八則中爵祿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小不能辨故也

鶴山先生 云八則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通作一義講康成以歐而內之於善訓馭字不知祭祀如何歐神以內於善臣有大罪沒入而奪其

家財如何歐貧者而內於善竊意右
之馭者斟酌疾徐自有其法康成不
察此十六箇馭字若以古之善馭者
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之意如祭
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
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祭
記馭神而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
盡通然其間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
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
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不無
絕法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
去雖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詔於朝
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
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至於乏絕故
禮爲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
及至戰國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爲後
於魯爲臧爲也武仲去而猶據防以
請立臧爲爲後故孔子以爲要君是
三代之法臣有罪而奪爵之類亦必
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其所爲馭

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

七日達吏八曰禮賓

賈鄭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此八者

民與在上同有物事也謂率下民使與

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

故以萬民為主也

鶴山先生云統有總統之意如綱領

之屬若綱業垂統是總於祖宗而垂

之無窮且制度紀綱是四件物儀禮

純為全匹半四為制弊長一丈八尺

如銖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

銖便非古制八統如中庸九經達吏

不可拘在下位不能自達者吏則通

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三吏孟子

以諸侯為天吏今之吏部則舉天下

之官皆掌之胥史謂之吏不知起於

何時

又云天官冢宰盡統衆職自小宰已

下無非分職授任各有條理以此知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䟽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爲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梁苽爾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苽也後鄭二農乃以平地及原隰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墜亦云凡膳

食之宜有大宜梁魚宜苽以知無秫大麥而有梁苽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材者謂之衡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

賈謂鄭約家人所受田處卽有牧六畜之地故云遠郊八材珠曰玃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折金玉曰貨案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嬪婦人之美稱臣妾男女貧賤之稱䟽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爾雅䟽穀皆不熟爲大

荒

鶴山先生云嬪止匹妃之称傳注沈

堯女邑姜是有德行之妃故以為美

稱橫渠破生日妻死曰嬪之說最是

疏材案委人掌歛野之賦歛薪芻几

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凡疏材共野

委兵器與其野園財用注軍旅又有

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北之薪

芻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野園之

財用苑囿藩籬之材故臣妾聚歛之

間民載芟詩曰侯疆侯以注疆有餘

力者以謂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

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謂庸力之人

隨主人所左右是也

又云古無豆之称只稱菽字于豆于

登乃是俎豆之豆先後鄭以菽為豆

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

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本又稍之賦

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

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先鄭財泉穀也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

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

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

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征

者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兩

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

百里邦都五百里此乎民也關市山澤

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

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白

邦中以至幣餘各入所有穀物以當賦

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賈以九賦歛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

處有九云賦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

云歛財賄者計口出泉者取財賄以當

筭泉之賦云歛財賄也變邦稱家

削者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

夫采地謂之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

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為公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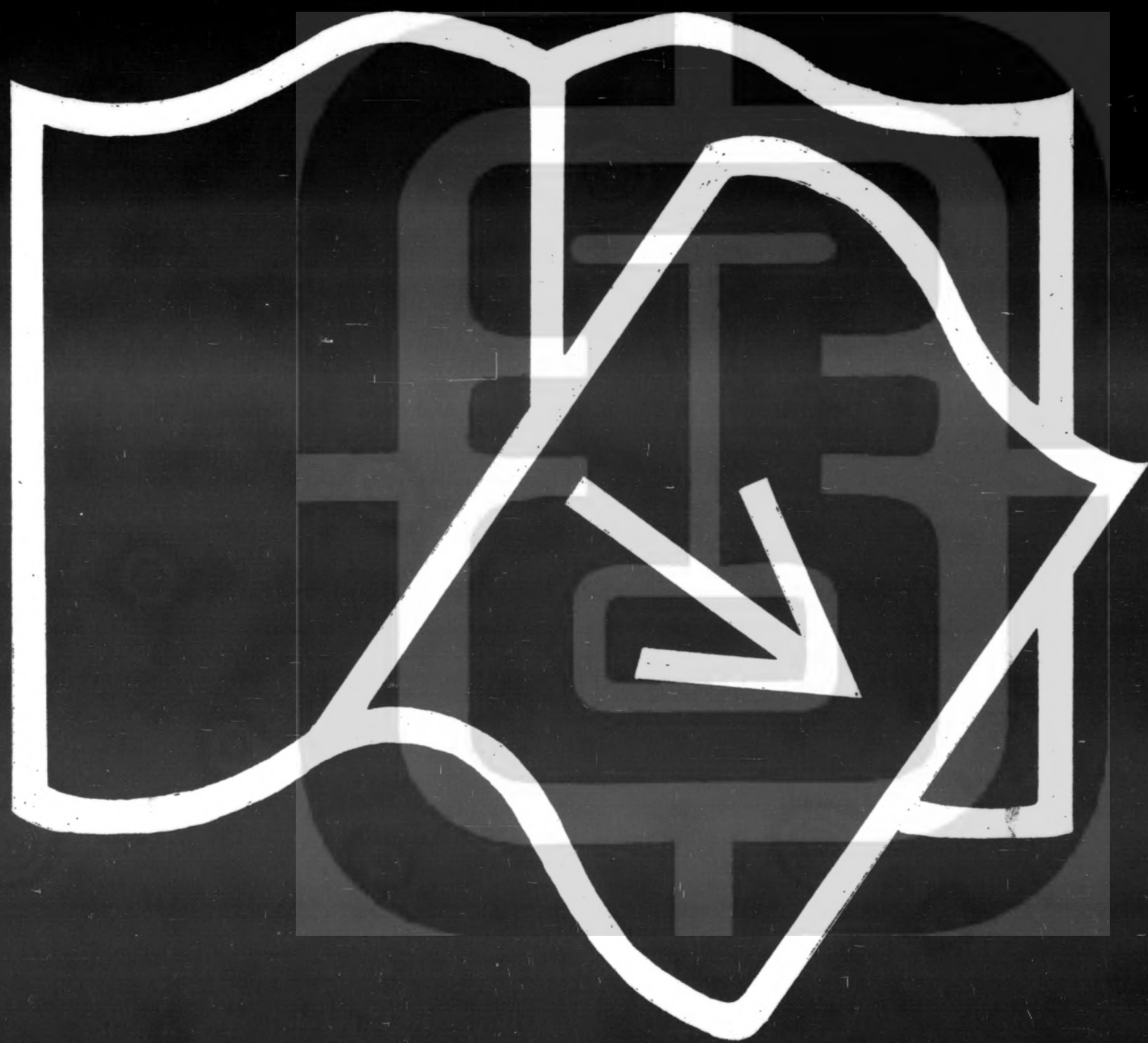
公邑之內其氏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

以表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

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三處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為官出息此人口稅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餘之賦者謂為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

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為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處而特言者以其未作當增賦故也賦為口泉鄭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故於此注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國外至五百里此皆約載師所云遠郊甸地削地縣地薑地之筭遠近之

差
鶴山先生云三代賦字只是頒其式以任井地所出獻于上初非計口出



原件短缺

泉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為不便况
成周平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熙寧而
禍不可勝言此九賦入其一也周禮
有三箇縣字畿內為天子之縣六遂
上有縣四等上有縣故漢猶以天子
為縣官字書無縣字即寰字(又云王
畿四面有關謂之近關甸稍縣鄙自
有遠關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
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
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

也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
不從弊貢謂玉馬皮帛禹貢堯時無貢
馮法觀禮諸侯享禮云匹馬卓上九馬
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旂貢為羽毛後
鄭以旂貢讀為游謂燕好珠璣琅玕也
然不

(鶴山先生云)月令內有貢犧牲者自
有一頃田養犧牲馬是人主所用之
物亦無貢惟康王之誥布乘黃朱以
為庭實却非常貢後鄭旂貢添水傍
為游恐是九旂旂旗上羽毛當從先

鄭又云古者旗便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九旗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幟之類物馬而班之却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泛言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鄭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也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為太宗收族者

鄭司農云主謂公鄉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賈訓兩為耦欲取在上與民相協聯綴使不離散也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

遂爲溝洫不爲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
鄉遂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
井田同

①鶴②山③先生④云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
至侯國皆相聯絡大而言之分天下
爲二伯曰牧九州之長九牧亦曰牧
牧有司牧之義長有君臨之義師有
師道焉通人君鄉大夫皆有師道儒
之名見於後世周官此一字元無歸
着不知何所當次第一鄉一邦自各
有有道之人表儀風俗居鄉謂之父

師少師亦謂之先生處士亦謂之上
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
曉說宗以族得民凡人受氏各自有
宗大宗一小宗四一子一宗別子四
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大宗
非諸侯之後皆小宗亦有爲嫡子而
無嫡孫者亦有云云宗藩序詳之主
以利得民主是公鄉大夫趙孟謂主
相晉國于今八年又事吳敢不如事
主乃瞑皆是吏以治得民吏是羣吏
凡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

田間此間族黨無非相友之義藪以
富得民上八者皆在井田內惟藪則
如鄭之原圃晉之巨固楚之雲夢
皆是藪

又云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
意凡一人生死間胥便計其年月日
時有保有受天地間人都有箇數溝
洫道路自有條數間有門以譏出入
縱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民間自生自死盜竊亂
賊並作此井田不復之弊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
之公云始於都天十大夫於都於公曰香

鄭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
月朔日布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
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
觀焉自楚魯百餘里又

賈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
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
正歲建寅之月者下云小宰所以佐大
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象

魏闕也

鄭司農云

周以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

觀闕高魏魏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

年傳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觀者

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

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

左氏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

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

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

何僭哉曰設兩觀乘大輅何氏云天子

五兩觀諸侯臺門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教

象之法可知始和鄭謂始調和六典八

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從甲至甲為

挾凡十日歛藏之於後月月於告朔而

行

鶴山先生云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

為周正月乃有三正之說其以為無

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台周成子

謂牧州牧也舜十二州則有十二牧

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殷制名

曰伯其實一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

王者所治其州不復設牧故云伯然至畿千里以舜十二牧例之例之又參以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當有九伯但不統王畿耳監後鄭以爲諸侯非也所以明國以有侯爾豈以監各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師就擇賢侯爲之柄殷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職以相維也但五長爲五國置長甚明監則莫知畿國而設一監

豈亦如殷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因書言三監挾殷畔據以立此條决非立監本制州牧自自命鄉大夫上監州牧而每牧至二人哉且武庚但承殷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之初殷民疑貳一時權宜不爲定法漢初未見周礼王制闕然故漢儒旁綠三監臆爲之說耳參佐也國之鄉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五之云非

指五人也鄉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爲之差殷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但在王畿內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簿四海咸建五長是也兩鄉前鄭云兩丞按都家無鄉官朝大夫乃止上士名爲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鄉之似者茲其謂之兩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爲之任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輔則下士庶子輔則胥徒也

後鄭曰正六官之鄉貳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司寇也攷稽察也宰天鄉帥四師司馬士師也此文先云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官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師旅是每官秩之最高者爲正其次爲貳爲攷惟獨員及員少者則不能備貳攷及殷鄭專云六官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

禮待賓客之

鄭八成

賈八成小宰職掌摠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持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八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王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條

鄭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

官廢職服大刑是也其所當共條掃除

糞洒

賈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王賈案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鄉大夫
贊君及殺訖納與享人

鶴山先生云古人祀祭最嚴王親牽

特又親射牲以授享人宗廟不用幣

而几爵則以玉為飾與天地五帝

之几爵不同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王缺王几王爵犬喪

贊贈王含王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王几王

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天台周氏云

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相今贊以冢宰

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鶴山先生云朝覲巡守之禮舜與王

制周禮周官皆不合以事理揆之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時巡為

近之若一年而巡四嶽則恐無是理

然傳注謂魯以春朝廢春祭又不可

牝

王祗治朝則贊聽治祗四方之聽朝亦如

之

鄭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比是路門外朝者但

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
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
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朝謂王巡
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
小治

鄭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而誅賞之

正正處也會大計也**先鄭**云三載攷

績

賈百官攷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
所置之功狀文書而詔于王大無功不
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

鶴山先生云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
皆然自秦漢來怡以誅訓殺因舉**陵**

陽王禮辨云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
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而升
點之也舜之法三載而攷績九載而
後黜陟加焉待岳牧九官之法也羣
吏則不容侯之如此其久**鄭師**仲既

講引攷績爲此而說者又以爲虞用
事法詳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又云
太宰之屬自宮正至掌次掌王起居
餘食之事自太府至掌皮掌王財賄
出入之事自內宰至履人掌王之內
事夏采掌王之終事凡此諸職在漢
則少府領之三公不預在唐則殿中
省專之九鄉不預此可以觀世變矣
今之制自宮正以不其職總於內侍
省別於御藥院內東門司分於內藏
庫御厨太鑿局翰林儀鸞司御輩院
之類其典領者皆奄人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
令凡宮之糾禁

鄭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玄**謂宮刑在
王宮中者之刑若今御史中丞

賈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
刑者見司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
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下又觀治象乃
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宮刑明矣
應劭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
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

史糾察百僚故舉漢法以况之

鶴山先生云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

知周之御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

史在前執法在後猶未甚重秦漢歷

代至以御史大夫為三公至本朝不

輕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侍御

史為臺端殿中為副端因云如中書

尚書侍中古只是在左右前後掌圖

書之臣到東漢凡事盡出尚書到唐

以為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

曹韓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

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

以均財節邦用

鄭逆迎受 **鄭司農**云貳副也

賈太宰所掌卜宰副貳之

鶴山先生云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

從冊下從六 **王荆公**表內用遵閣字

乃是字書說典為尊閣之也典是定

本六叙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說經

二曰邦國下說平上說擾萬民下說寧如

此推之皆別是義用字極嚴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
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
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
聽其情

賈凡言叙者皆是次序先尊後卑各依
秋次則群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鶴山先生云賈局於後鄭以叙為秩
次凡皆先尊後卑情為爭訟之辭恐
情字難訓爭訟又專以先尊後卑為
說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
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
曰地官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
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
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
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專達

鄭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
月星辰之度数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
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

官分職以法之

賈鄭依書傳云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爲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鶴山先生云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

道亦說設官以象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攷周禮冬官闕與夏官與司馬師司馬及司祿等皆闕大率是溝洫兵賦與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又云秦雖焚書止焚天下所藏私書其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惜蕭何以刀筆史止收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隘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蕩盡

故山崑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

舉三禮辨云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

文參差不齊自今考之天官之屬六

十文御附地官之屬七十二胥師已下

附聖春官之屬六十四內宗外宗附

人戰夏官之屬六十九為戰不秋官之屬

六十一為職冬官之屬三十四考三

工外當有大小司或曰六十舉其大

夫也或曰多少相乘恰得三百六十

也然考工記又有梓師斲人之名則

其脫遺蓋止此矣大事各後其長長

六鄉也小事則專達達於王也尊不

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

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日治職以平邦

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日教職以安邦

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日禮職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日政職以服邦

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日刑職以誥邦

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日事職以富邦

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

鄭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廡廡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并引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屬職方也

鶴山先生云六官皆有事大率扶持世界合有六官一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惜乎不存疑其盡是營國

授田等事必有容心去之者謂刑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及職字之義則是主此事者謂之職其實與是定本職便是推而行之處王昭禹解是賊字非從戎毀則為賊乃從刀從乚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欵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

牛牲宗伯視滌濯泣王鬯省牲饗奉玉
齋司馬羞魚牲奉馬特司寇奉明水火
大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鄉之
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土
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云
弛讀為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
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
力役之事奉特者其司空奉豕與
賈大祭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
故也

鶴山先生云聯事如每事有闕會處

多也記得朱文公會說陳君舉解受
誓戒與分胙付之刑官是要撿捉其
惰漫之意不必如此說司寇刑官亦
合舉是職三禮辨云六聯皆官府之
大事非一官所能共故合事而共治
也喪荒二事而相類田役二事而相
關歛民之財弛民之力亦二事而相
備也言歛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
凡小事皆有聯謂一官之內自相通

屬者如膳夫之於庖人亨人內外饗

諫救太府於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
居二曰聽師日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
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日聽祿位以禮
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賈以質
劑八曰聽出入要會

先鄭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
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版戶籍圖地圖
也稱責謂貸子傳別謂券書也聽訟責
也以券書決之傳傳箸約束於文書別
部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
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
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
歲計曰會謂傳別爲大手書於一劄中
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
書之最自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
兩書一劄同而別之長曰質知曰劑傳
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

賈賈謂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
責即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
牋爲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
利之類是也傳別謂於券皆上大依
手書字劄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云

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此予則取
予謂若泉府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不過二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歛賒
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劑案地官
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庄大帝人
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
物用短券言兩書創同而別之者謂前
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
無手書字異於傳別

鶴山先生云禮曰右契右者作字自
右起故謂之右契左券者却是上者

執右對者執左八成皆是舊法成事
品式依時而行之先鄭謂簡稽士卒
兵器簿者如黃池之會行頭官行擁
鐸拱稽名籍云責謂貸而生子若今
舉責即地官泉府國服為息近郊民
貸則一年十一生利此國服為息恐
是劉歆傳會康成誤解以制荆公禍
天下周公之制必不放債取利**禮**
辨謂此居為五家為比居所居若今
差役簿是也簡稽遂人所謂稽其民
人簡其兵器者今軍籍也版圖六鄉

二十五家為間六遂二十五家為里

版戶籍圖地圖也聽稱責以傳別稱

舉貸也責取償也孟子曰又稱貸而益之太史公曰焚

券棄傳別刑公謂即地傳判書也判

書者著約束文書中別為兩各其一

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地傳具餘並朝土賤

從鄭賈說此段取予出入相似而不

同傳別書契質劑難分而實異故詳

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

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

鄭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

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杜子春

云廉辨為廉端賈此經六事皆先言廉

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本廉者絜

不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刑公謂治

汗謂之汗治荒謂之荒治乱謂之亂治

擾官府弊吏治察此而已善其於謂之

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內謂之敬能正直

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

此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

知其所以治者行能如此此聽官府弊
吏治之也故謂六計

○鶴山先生云字書無弊字只是蔽蔽
斷也與一言以蔽之字同義廉者以
廉偶堂廉謂有分辨界限鄭賈王所
謂絜廉與治汙皆失之以絜廉加於
六者

義皆不通三禮辨謂聽字衍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
田役喪荒亦如之

賈言以法堂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
聯百官聯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
百官府共其財用也然六聯中不言朝
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兼之此七
事在太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
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
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荆公云小宰掌
戒而不掌誓掌具而不掌脩蓋誓聽於
一而脩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而則具
之而已又言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鶴山先生云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
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
本於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於法
亦不見其爲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揆
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
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可因說永嘉二
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
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
義道德爲法之外事皆因荆公判道
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曾於南省
試院爲諸公發明之衆莫不服如周
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鄉遂
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
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爲申商
七事者今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
其治訟

鄭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給役
者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
事書亦爲七事荆公惠施焉謂之施政
舍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
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
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
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

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贊王弊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弊之事喪荒受其舍祿弊王之事

鄭又從太宰助王也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賈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舍祿弊王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弊王之事荆公宗廟之裸求神於陰賓客之裸則若今禮賓客祭酒也裸將裸而將瓚也喪荒有弊王則賻贈賵委之物

鶴山先生云宗廟祭祀自坐尸迎牲以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以天特牲器用陶匏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爛祭熟近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又云賓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王雖不酌而有受酢之禮使宰夫為主人示公鄉大夫不敢抗禮

於君而受酢則臣不可以代君飲故有受酢之事

又云喪荒

委之礼不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主璧既卒寧莫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鄭每月之小計

賈小計對下經歲會為大計言冢宰則據百官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

計歲終則令群吏致事者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師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賈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

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
正即令之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言
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殷則不得以此知
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百官府曰各
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共則國有大刑

鄭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賈凡刑禁乃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
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
縣之於宮內也此經於職未當稟于大

宰而令百官謹于此數事以結之也

鶴山先生云憲疑訓顯字禮記舉憲
憲令德則古字通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
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
夫察其不如儀賈知此治朝在路門外
考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
希簡非常治正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
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 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
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日玄
謂雉門三門也

祥道謂臯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
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
與肺石而朝諸侯聽獄訟詢木事在焉
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
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
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和
而扶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
路寢聽政然則王日朝於治朝而退聽
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
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
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
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是臯庫雉應路也
後鄭雉門與先鄭異

臯門

詩曰臯門有伉左傳曰魯人之臯杜氏
曰臯緩也臯鼓臯無皆以臯為緩則門
之遠者謂之臯宜矣毛氏以臯門為郭
非也

庫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夫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漢書於府言則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應門

亦謂之正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末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右鄭云謂擅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

經不人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
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則王五門雉
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周禮闔人掌中
門之禁意者雉門無雉門謂之中門猶
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
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
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而謂之畢
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門之名豈一端
哉大抵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
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
外也朝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
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
侯亦有路寢有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
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君子掌之其官
與天子異魯誥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鄉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月季春令
饅獸之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
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
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闔門也魯有
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閹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凡得獲貨賄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恠民得以入皐門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又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與鶴山先生云古者天子內五門皐庫

雉應路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王受顧命於路寢訖諸侯出廟門侯朝門指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注雲出畢門立應門門內之中廷太保畢公率東四方諸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治朝而誥諸侯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右故天子朝諸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禮然後路朝行燕禮謂此乃祖宗之治朝非已之治朝也其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則司

士見馬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慎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曰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既出在下受而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爲向下之義故後鄭亦不從據夏官諸侯臣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上書奏事耳及至夏官太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鶴山先生云東西相近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全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師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鄭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
謂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
也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
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
士也治教每事名少也治藏藏文書及
器物贊治若今契文書草也治叙次序
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史朝也趨令趨
走給招呼荆公合衆數而爲目合衆目
而爲凡合衆已而爲要要則月計凡則
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約

正日成也三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
而旅治之目則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也
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之要則師之
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故
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
也而王治之矣故太宰受百官府之會
而詔王廢置廢置在王則王治之矣凡
治官府以法爲主成則以待萬民之治
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法師掌官
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
以正其屬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鶴山先生云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處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徒善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諸豕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鄭羣都諸采邑也六逐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偽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荆公請

宰夫所考及於百官府群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群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財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失其所藏之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又有餘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

則失物非財以其既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當可知矣鶴山先生云辟名詎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鄭說是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餼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鑿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比按次之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通用也膳餼禽羞俶餼也飲食燕享也鄭司農云殮夕食春秋傳云殮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

賈牛一羊一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爲饗餼案太行人上公饗餼九牢鄉食禮九餼食禮九舉此等其侯伯降二等以地爲節子男降二等以五爲節又掌客云上公殮五牢五積侯伯殮四牢五積子

另殮三牢三積是其數也荆公云牢禮之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七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不則殮五牢之屬是也飲則壺四十之屬是也食則食四十之屬是也牽則牽四十之屬是也賓之殮牽則有司所共賜之殮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爲之

鶴山先生云殮夕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爲客始至所致禮其義方該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師執事而治之三公六鄉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凡諸大夫之喪使其師有司而治之

鄭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賈三公六鄉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卑宰夫不自爲使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師有事於喪家之有司治之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旬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
治不時舉者謂違時期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
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
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
知非夏之歲終也

鶴山先生云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
下云秦以十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
諸侯及鄉遂之官定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為來歲受朔日為度入
唐孔穎達正義亦案史記案文公獲

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
為歲首則知之以十月為歲終而以
十一月為歲首未嘗有之為天正之
說也

正歲則以瀆警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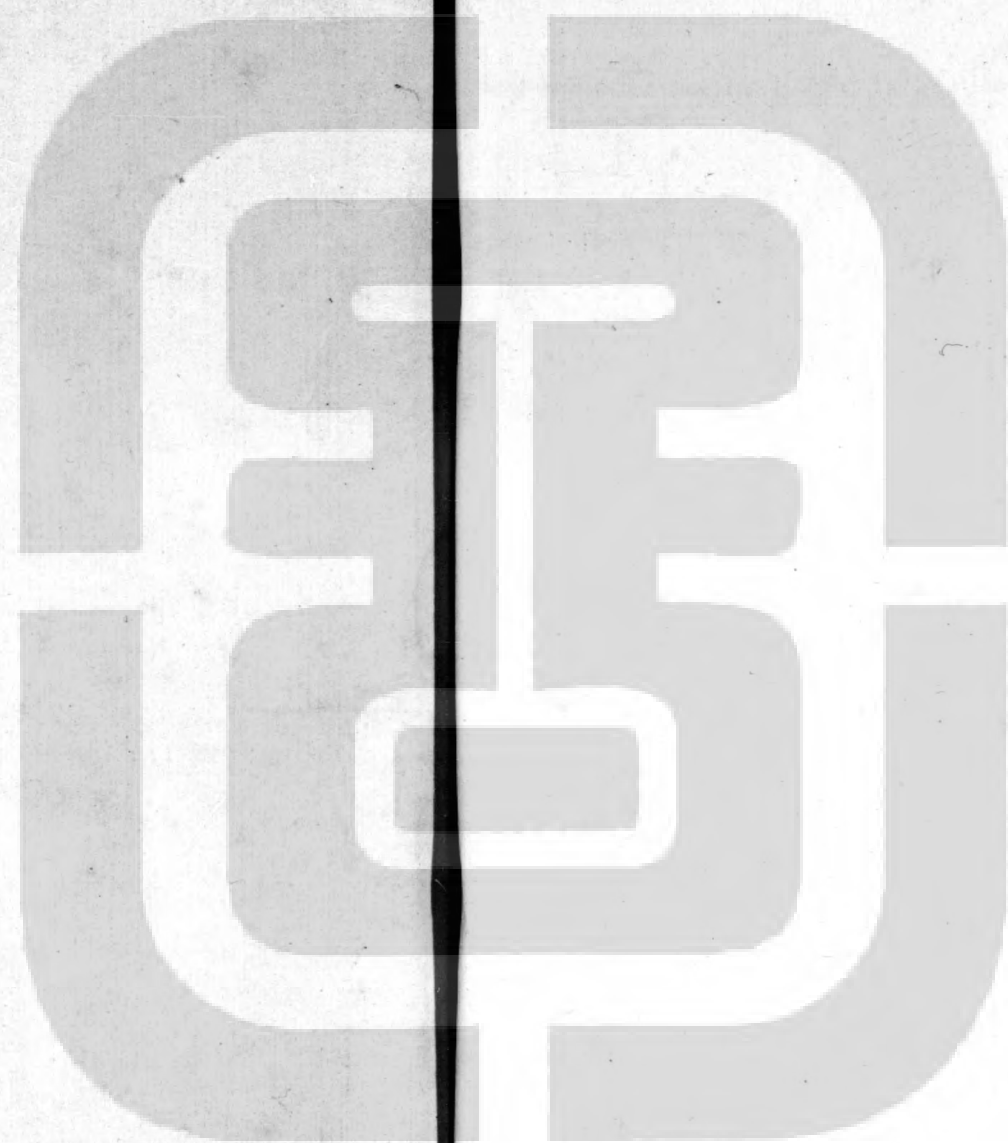
鄭良善也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
戒敕羣吏若今時舉孝廉方正茂才異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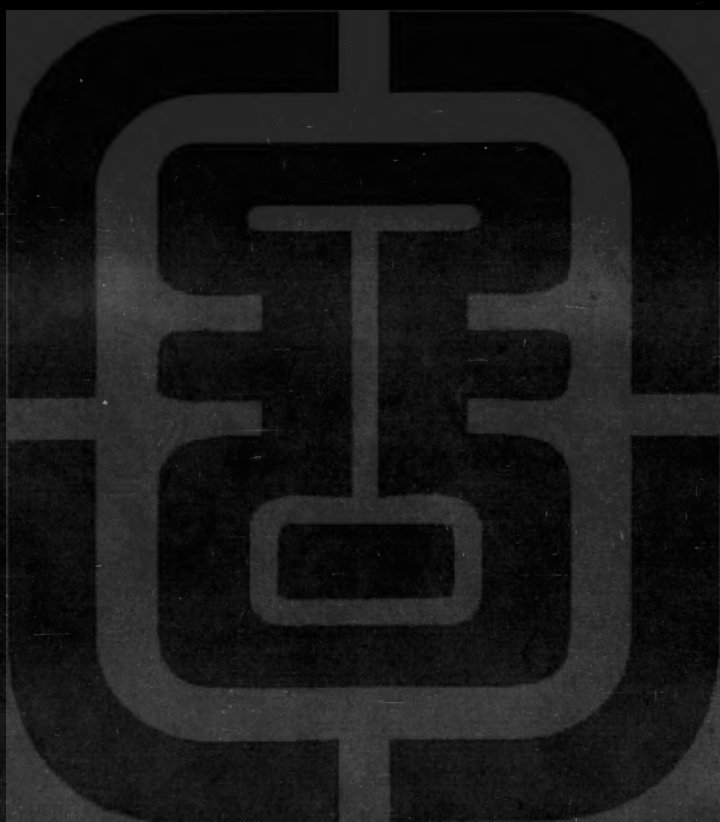
賈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
警戒群吏四科異等此經據宮中子弟

先鄭所云不要官中之人

鶴山先生云避光武諱改秀為茂一
部周禮諸言正月者先後鄭謂為周
之正月諸言正歲者先後鄭謂為夏
之正月故書歲終之事常介乎正月
正歲之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5